敬事草

敬事草卷三目録

敬事草卷三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諫籍沒楊兆揭帖

三臣題臣等在閣蒙發下錦衣衛指揮王之楨
本内開楊新芳恭進重寶等事已奉　聖旨差
官前去封解夫楊兆以一介草茅致位尚書家
財至于百萬又擅造違式房墳若果有之重處
非過至于扣尅軍餉部銀實乃百姓脂膏明旨
森然懲貪罰僣仰揆　聖心固將處一以戒百

也但臣等竊詳楊新芳自稱為楊兆之孫而舉
發祖罪似非人情必有別故況以家財恭進理
宜明白具疏誰能阻之何至假粧做工軍人潛
入大內蹤跡詭譎事尤可疑疏內銀至百萬加
以珍奇重寶萬一未實必將挾旨旁牽累及良
善雷霆之下誰能自明則破家傷命無辜受禍
者將不可勝言且或借此一事更為展轉嚇詐
騙財利已亦不可知伏乞差官會同撫按務要
仰體 聖心從 公詳審如果所奏皆實止將本

家見在財寶細查解進違式房墳督令拆毁仍
還其地土而全其子孫不得過為牽連搜括致
令地方驚擾若所奏不實尤當馳奏將楊新芳
重處且此延安府縣與北虜西番切鄰外夷觀
望關係不小尤不可使之輕視中國以損威靈
也臣等切思籍沒一事乃國家極重之法在死
罪之上必須詳允奏讞而後處斷至于章奏雖
科道建白亦必下部院看覆奉有 成旨而後
施行今以極重之法止據一妄男子之言而不

加覆議迅速發行政體庬雜人心懼駭恐天下
奸民從此聞風效尤懷私挾奏何患無詞以法
禁之將無及矣更望深思慎重若再有妄揣謬
窺罔聽售奸者置之不理且加懲究不勝仰祈
之至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上十三日奉
聖諭諭内閣覽奏朕已洞悉但餉銀是朝廷濟邊
之費軍士披堅執銳殉身為國勞苦萬狀枵腹以
望此輩肆志尅剝罔知體恤且部銀皆百姓脂膏
以納公家之用公然侵扣職視法紀無所顧忌好

善惡朕固恕耳卿等此說意見欲何方今國匱民竭用兵用餉皆稱不敷官民搜括以盡誰知徑充私囊全不體上心其撫字何在況有沽直要名之畜動輒言君不恤民不欲裁這一事便欲停那一事似此貪肆異常歛怨遺害職司糾正緘口不言好生可惡且楊兆乃姑從輕處這所奏已知道了

言麻承恩不宜遼東總兵揭帖

二臣題今日兵部會催遼東總兵舉麻承恩張剛二人臣等竊聞麻承恩係麻貴嫡姪今麻貴見領大兵在朝鮮征倭挑選各處精勇在其掌握又用麻承恩于遼東遼東與朝鮮接壤叔姪二人皆擁大兵于一處萬一疑忌之人布有流言恐非所以安麻氏之心麻氏之心不安則征倭征虜大計不便此非用兵用將之機宜也臣等不勝私慮伏望着兵部另推或點用陪推而

仍留麻承恩于宣府不用兵之處深為長便臣

等謹具奏聞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上

入[illegible]謹之

[illegible]

田奏李如松可遼東總兵揭帖

三臣題令日文書官冉登傳出兵部會推遼東總兵官一本幷黑字帖一箇内開 聖諭與先生每說李成梁父子係遼東鐵嶺衛人父子久歷本鎮熟知虜情李如松年力尚壯到着他閑着見今遼東缺總兵官就着李如松去先生每擬票來欽此臣等竊惟遼東孤危重鎮令倭虜並訌羽檄交馳河東之寇方歸河西之警旋至一切戰守全藉總兵 皇上令兵部屢次推舉

未協　聖意今特令李如松往　聖謨獨斷非臣下所及竊詳外廷所以屢推而不及如松者蓋緣李氏功名已盛屢召嫌疑不知　聖明在御威福大彰制馭之方在于掌握自能使其盡力戰守保全始終何必過為疑慮而不竭才能智勇之用哉望　皇上曲盡鼓舞之妙深惟駕馭之術疆埸幸甚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上

冠婚揭帖

三臣題新年以来氣候融和風日光霽屢降瑞雪豐稔有期天意眷歆人心暢悅咸以為四海太平之兆　一人有慶之徵也當此陽春開泰之時宜舉吉祥大喜之典昨見禮部揭帖以皇長子冠婚為請念此乃極大最喜之事惟望裁自　聖衷以迎宗社新至之禧　皇長子今年已十七歲茂齡不幼矣時不可失事不可復緩前已具請非敢多言望　皇上特渙綸音

傳示禮部斟酌儀注仍示各衙門將合用錢糧
早辦通行京城內外八府妙選淑女以應好逑
臣等秉春伸祝因事效忠伏覬俯納萬曆二十六年正月
初九日上

回監軍問揭帖

三臣題昨日臣等接得總督邢玠塘報征倭奇捷臣等不勝慶躍竊念東征事大臣等廻腸焦慮日夜不寧仰想　皇上益軫東顧之懷正無能以一言奉慰而獲有今捷足以伸中國之威懾外夷之氣也文書官史賓口傳　聖問征倭原只一箇監軍本内怎麼有這幾箇監軍臣等看詳監軍之説盖進兵之時分官軍為三協而軍門撫院及監軍御史及提督俱差有督陣旗

牌官各一人在中協則監軍御史所差者歐陽
昭也在左協則監軍御史所差者蔣應稠也在
右協則監軍御史所差者李鶱也非有三監軍
御史也伏蒙下問謹具回奏昨日臣等面審報
捷之人具述進兵情狀大雪數尺山谿險峻寒
苦異常官軍皆餐風卧雪經理楊鎬與總兵麻
貴牽馬步行而進親冒矢石淬礪將士設奇鼓
勇故獲此捷令總督邢玠亦由王京進發矣玠
貽臣等書云蔚山城破潰散者萬人一半走江

上爭舟而溺死一半奔投山島清正之處清正先聞我兵進攻蔚山急急来援而不及各浦乘舟来援者三四萬衆而我兵先據海岸架砲遠打不得登陸報事人来之時謂已打破島山頭一層柵得級亦多尚有二層三層此時島山或已攻破若果清正在内必不能逃矣清正若擒則餘倭不足平也臣等并題以聞正月十三日上

墾田東省疏

奏為東省防倭方亟講求集民闢田之方以足財計以贍軍興事臣聞軍國之需最先足食生財之道貴在聚民頃因倭氛飈起海防戒嚴

皇上俯采輿言創設天津登萊巡撫以圖戰守更責內地巡撫計處兵食器械以資接濟令山東巡撫缺特允以尹應元往整飭之事似可計日矣臣查其舊勅山東巡撫原有營田一事後亦具文而不行今日時務特宜重此臣請勅書

内特許便宜則可望山東一省不請户部不派小民而自裕其海防之資臣惟山東古齊魯地春秋時管仲擁魚鹽之利通財積貨獨稱富強至令舉辟勝事無不服籍輔其君桓公尊王室攘夷狄為五霸首延至漢時尚稱十二之國餉饋關中冠帶天下何其雄也乃今則歷歷裁自給而司農之所以奏京師餉九邊者悉仰之江南該省甫一防海輒告不足求盈于内帑借資于兩浙甘棄沃饒坐視匱乏此豈無土哉無人

故耳有人則有土而有財矣該省六府大氐地廣民稀而逦東海上尤多抛荒謂宜修管子之法管子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来地辟舉則民留處今日之事宜令巡撫得自選㢘幹官員將該省荒蕪地土逐一查覈頃畆的數多方招致能畊之民如江西浙江福建山西及徽池等處不問遠近凡願入籍者悉許報名擇便官為之正疆定界署置安插辨其衍沃原隰之宜以生五穀六畜之利

必嚴戢土人而告戒之毋阻毋爭凡拋荒租逋一切蠲貸與之更始或聽和買或聽分種其新籍之民則為之編户排年為里為甲循阡履畝勸耕勸織禁絶苛暴罷免追呼止奢僭以養其淳樸之性興禮讓以厚其親睦之俗以錢穀為市使輕民無所覬覦貪吏無所漁獵或又聽其寄學應舉量增解額以作興之聽其試武科充吏役納粟官以榮進之毋籍為兵以駭其心毋重其課以竭其財有恩造于新附而無侵損于

土著務令相安相信相生相養既有餘力又為之淘濬溝渠內接漕流以輕其車馬負擔之力使四方輻輳于其間米多價平則鳴吠相應不煩遠輸而獲利已多海渠交通則商賈坌來魚塩四出而其利益廣不出數年可稱天府即不能如齊桓雄九合之師而本地自稱富庶亦足以省司農請發之煩免百姓加派之苦紓九重東顧之憂增環海長城之重矣第有司安循常而憚改作居民席世業而患分授必且曰地皆

主籍原無拋棄田皆耰鋤曾何荒蕪而不知東人之習為惰農也已久即所謂主籍耰鋤者悉鹵莽滅裂而與荒蕪正等耳高允有言方一里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乃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三百二十萬斛況其廣者乎東土之償棄于地東人之力藏于身安能如新集者勤而相勸以復周漢之齊魯抑是事也宜專責巡撫之擔任而令巡按以時稽察之且重司道之選如近日楊鎬之在遼東

霍鵬之在肅州皆以墾田聞豈乏其人可令召舉而用之以為率且精有司之選如先年申其學趙較楊果輩皆勤敏精幹治邑如家者豈乏其人宜不限科貢異流而器使之以為長又且明勸懲之典有績則加官久任以優之一有朘削不廉或溺職不舉如鋤苗之莠不時盡法以處之又且鋤豪右之梗若有造作流言破敗成事可令捜捕時處重典不必別立農官就府縣見職可以責任不許別請錢糧就本省倉庫可

以通融事本不難得人即易盖擁千里之地而患寡與貧者政不立也有千里之寄而不獲展試者任不專也數年前鄭汝璧巡撫此地有其志矣而被流言以去美業不終臣甚惜之令尹應元之才何難于此第恐委任之不專便宜之不假耳前日無成猶曰與天下相安于無事也不足深悔今日無成則燃眉之急無所捄露肘之窮無所濟安得遽已而已乎　皇上奮誅島夷海内方喁喁嚮風樂趨王事况招狹鄉之民

以就寛鄉人心所欲因民之利而利事亦不勞
管仲之事功雖不足以為天下士大夫願而姑
取救時亦當有奮然而任者且聞江北畿南可
墾甚多又不特山東為然也以此風之利可益
開矣墾勅户部覆議如果臣言足採則詳立條
格嚴加責成仍編入勅書令山東新任巡撫遵
行二十六年正月十四日上十五日奉
聖旨今財匱餉艱公私俱困地方官只圖那借別
省搜索窮民全不講求地利生財之法覽卿奏具

見謀國忠猷務本正論便行與山東撫按督率有
司著實修舉毋得仍前虛應故事還著巡按御史
稽查勤惰以行賞罰都添入勅內永遠遵行戶部
知道

博求備用官員揭帖

三臣題臣等連日接得東征塘報我兵之在朝鮮者與倭苦戰破其一城三寨而清正尚在島山城中堅壁死守我師仰而攻之甚難為力四面援倭源源而来呼吸之頃成敗懸殊臣等日夜關心不敢以一勝為喜實以未了為懼也顧隔越千里徒有此心而力所可為者在于廟謨今廟謨尚多缺失獨恃一戰以為孤注豈不危哉所謂廟謨之缺者云何夫兵部謂之本兵謂

之樞筦乃以其事付之侍郎李楨本官拘守文
義不諳軍旅夫美錦不可付學製之人美玉不
可付拙工之手無濟于事念此慄慄竦骨寒心
其在朝鮮止靠邢玠楊鎬二人以奬率諸將耳
聞楊鎬躬親臨陣出入于矢石之間奮不顧身
誠可依藉然在 朝廷亦宜預先作一準備萬
一此人有少差跌數千里外何人代之萬一邢
玠復有不虞何人代之此等事關係不小有備
無患皆當預籌者也天下之常才甚多賢才甚

少若非妙選不得其人雖得其人亦當收羅于
朝端或移居于近地一遇警報之時可以被命
即發猶恐縮地無計不無嫌遲況可都置不講
而束手觀望哉今朝廷之上官多不補孟子曰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之甚必至顛仆智者
一思深可悚息臣等以為小臣所管者惟一事
未備尚可兼攝大臣則上衛天子鎮國家下治
萬民制四夷領萬目之綱造多方之命必不可
以不補補亦必不可非其人也查得隆慶年間

因北邊多事特添設兵部侍郎二三員以備督撫之選　先帝留心邊務廣儲賢才如此誠萬世所當法伏望　皇上加意于用人一節不以愛惜名器而并虛緊要大僚特諭該部將各部院堂官一一遴補以重朝廷又收羅堪充督撫兵備親臨戰陣之人分布于薊遼近地以備緩急庶幾平居無事可資其籌畧而脩廢墜倉猝有事可藉其才力而應勵勸不至有臨渴掘井援木求魚之患以上各官或　勅吏部秉公遴

忠再加斟酌推舉或將吏部節次所催斷自
宸衷欽點發下仍令廣詢博求備用之人不得
以尋常才品徒取充位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上

請御朝宣諭入覲官揭帖

三臣題昨該刑部等衙門一本為糾劾事擬于二十三日請 皇上御朝舉大班糾劾朝覲官員之典臣等竊惟朝覲考察三載一行乃國家之大事評騭去留固假于銓部而面親詰諭必藉于 宸嚴 皇上雖靜居深宮之中而慮常周于四海之內第遠近傳者惟見警蹕之希御遂謂幾務之少踈以致神氣不揚訛言流布吏治日以怠弛人心日以渙散蓋非朝夕亟宜挽

田令四方會同述職闕下臣等冒昧竊以為宜
勉力一出臨御文華殿以昭德威使八荒識無
逆之心萬姓弭太簡之謗臣等非不知聖躬至
重攝理宜先顧此頃刻之勞亦非甚難之舉敢
竭愚悃惟冀　俯俞有如玉體尚須珍調亦宜
特傳一諭帖于各該衙門以明示天下来朝官
員俾知憂勞萬國無少息荒本欲延見偶以病
阻之意使自遠方来者與面奉　天顏不殊而
各相鼓舞以宣上德于天下庶幾不虛此一盛

典也

冠婚揭帖

三臣題　皇長子冠婚二禮臣等屢懇未奉
聖俞連日各衙門文武臣僚無不披誠敦請者
臣等恭俟綸音未敢隨衆進瀆今逾時矣尚邇
寂然中外遑遑來責臣等何不勤請臣等俛首
引罪無能開一口以謝衆人也竊惟天性之親
必不待于人言天倫之序必不可以人為　皇
長子為　皇上胤續之元倫序之始儼然成人
之日冠婚既行則諸皇子麟定森森吉禮皆可

接續行若 皇長子先已愆期則諸皇子必難
越次時日愈將壅遏儀章必且停阻錢糧難以
猝辦觀聽亦為未雅令文武大小官員不待約
會而合辭固請豈不畏煩瀆之譴我亦因萬邦
萬姓交責于下謂其緘默容身而陷堯舜于有
過之地也可以情亮而心察矣 皇上至聖至
明豈不燭效忠者之深至仁至慈豈不愛 皇
長子之厚至英至斷豈不揆度彝常義理之精
勇決幾微牽纏之累又豈不知臣等之請無非

文武百官之請文武百官之請無非萬邦萬姓之請試取舊年天下鄉試録觀之孰不以冠婚為策者而士亦孰不以冠婚置對者所以臣等寧吐肝嘔心于 聖主之前而不敢得罪于天下萬世之公論也伏祈仰體 九廟神靈篤生元子之意深思先聖先師創禮維世之心副四海之歡悰弭萬方之私議使聖名丕著而無闕聖德益顯而不渝旦晚之間蚤成大禮臣等不勝幸甚 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上

回冠婚諭再請揭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冉登傳出　聖諭諭内閣朕覽卿等所奏悉見忠誠至意且皇長子稟質脆弱年齡雖長血氣单薄況素問及衛生有曰弱男則節色必待壯三十而娶羸女則養血二十而嫁恐傷耗真元戕生趣死耳其歲數亦難拘泥必須陰陽充實不致後悔非朕不愛子欲早完大典以荅天眷祖德朕知道了欽此臣等恭捧莊誦仰見　皇上天性至愛保護　皇長

子睿體欲其充實免致後虞此慈父之情也但臣等締思之古人有云男子十六而真精通女子十四而天癸至氣機之動正惟其時及時而婚不但廣胤祚之源亦以嚴淫僻之防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意深遠矣人至十五六時血氣奮動如春陽發生欝滯不通疾患必作不婚不嫁其害又有如此者素問為太古之書其時風氣淳朴與後世不同史稱文王十六歲而生武王當其求配之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

周時聖人已不能遵此語況後世乎　祖宗成
法歷代相沿皆以十五六為期天下宗室及民
間男女悉循此期　皇上愛護之意在　皇長
子必能仰體而冠婚之時在　皇上必當俯從
目下選婚猶當遲至夏秋始可合巹可更緩乎
所有原奉　聖諭臣等未敢傳出恐外廷更滋
議論伏望俯念頒諭令所司舉行臣等不勝苦
心苦口　二十六年二月初五日上

催同官視事揭帖

題今日次輔張位與臣在閣辦事臣位偶聞科臣有指摘心不自安即刻趨歸候　命臣思首輔在告臣等二人直閣已苦拮据之難今迫廷試貢士之時典禮重大儀節多端二臣各歸私家止臣一身在閣不惟政幾任重難以獨擔抑亦讀卷少人有妨　盛舉況讀卷官舊例用十七員今歲僅有九員已屬不敷而臣位又該代首輔行事領班率先者尤不可少伏乞即賜

温綸催其進閣庶典禮無闕而臣亦免于誤事之愆矣伏候 勅旨奉

聖旨朕覽卿奏次輔位間有指摘之者歸家俟命其妄肆排陷的法當重治且恐其心不自安姑置之不理令讀卷典禮隆重次輔即着進閣辦事愼勿固辭吏部知道

冠婚揭帖是時趙公以不入閣張公亦以被論不入獨余為此揭

三臣題竊惟　皇長子冠婚一事在京及南京各衙門俱具疏懇請臣等亦屢揭密請不厭煩瀆之甚未嘗　聖慈俯允令各衙門又具疏申請非群臣喜為多事實縁　皇長子年已十七比之尋常冠婚大為過期天下同心愛戴　皇上者則同心愛戴　皇上之子默默無言即為廢職其誰敢乎臣等竊惟　皇上常欲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雖匹夫匹婦咸無怨曠豈有親

為　皇上之子而不加之意固知宸衷之真愛
比臣等更切大禮之優隆必有萬萬出于臣等
擬議之外者但　明命一日未下則天下一日
未安中外諸臣所為遑遑也此在　皇上斷與
不斷之間耳夫禮雖自聖人制而聖人之身未
嘗頃刻違夫禮法雖自王者定而王者之身未
嘗頃刻違夫法此禮此法其來已遠累朝遵行
無敢踰越　皇上一舉一動皆于禮法若有留
命何以教天下臣等辭不達意而諸臣之疏具

在豈無一言可以感　聖心乎伏惟少假清燕
歷賜覽觀雖是芻蕘必有仰俾早發　明命以
光　祖宗之德以慰臣民之望臣等無任瀝血
之至
是日禮部署印侍郎劉楚先等一本吏部
等衙門尚書等官蔡國珍等一本掌前軍
都督等府永康侯徐文煒等一本太常寺
卿范崙等一本禮科等給事中項應祥等
一本十三道御史黃紀賢等一本俱詣文

華門恭進候 旨云必得命乃敢退 上
遣司禮監太監田義諭曰此是大典但皇
長子元氣单弱少候時月豈可以此要挾
君上意欲何為知道了群臣各頓首退戌
三月二十
七日上

請修明政事收拾人心揭帖

二臣題臣等受　皇上特異之恩當有特異之報毎日進閣辦事不過奉行尋常文書支吾目前至於治亂安危之機臣等毎壓於心未遑吐露若以煩瀆為懼偷安隱忍則負國不忠罪何以觧竊惟人主治天下不可不以治亂安危關心以治亂安危關心必當以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為急今人心離散政務廢弛四夷交侵兵革煩擾流言怨語内外傳布奸邪盜賊潛伺欲發

皇上身處九重豈能盡知臣等棘心刺耳安敢
依違阿諛以為非所樂聞而不奏耶往時私議
朝政者不過街頭巷尾口喃耳語而已今則通
衢閙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數抵掌劇
談畧無顧忌所言皆朝廷種種失政多人無不
樂聽者啟奸雄之心開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
舌便能聳動蓋緣衆懷怨憤喜于聽聞耳　上
以為威權在手不畏此輩然周書有言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蓋上以尊

而制下下以衆而抗上衆心一離則尊勢亦褻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堯舜之聖競
競於此安可忽而不畏也臣等日逐票揭無非
欲修舉庶政以爲收拾人心之地然而微誠不
能上達天意未必盡從下民之謗訕盛行朝士
之紛紜日甚四夷攻戰擾攘未休勝負之機難
以預料損兵折將相繼見告遼東朝鮮尤可寒
心天下徵調日繁誅求日急若內地盜賊生發
與外夷乘虛交攻雖有智者亦難爲謀臣等在

閣如坐針氊不能頃刻少寧今剖心瀝血敷陳
至尊之前若　皇上自信自恃謂不足慮則臣
等何所托以為命伏望深惟治亂安危之幾決
於此際一切當行之事當用之人聰明睿知之
主自然洞晰何待臣等一一徒滋瀆擾臣等休
戚相關萬不得已故苦心苦口幸勿以為空文
虛詞付諸一覽而已臣等不勝懇天籲聖激切
屏營之至 五月初九日上

次男亡乞假疏

題臣禀受素弱年齒向衰常惟感荷 鴻恩勉強供事玆因次男夭喪傷感頭目眩暈步履難前不能入閣輒敢冒昧仰乞 聖恩容臣暫假數日調理稍獲痊可即當竭蹶以效犬馬報主之誠也臣不勝懇望之至謹題請 旨 五月二十八日

次日奉 上

聖旨朕覽卿奏次男夭喪亦為憫惻但人生修短天有定數勿得過傷以慰眷懷准給假調攝稍可

即出佐理

謝疏

奏為恭陳謝悃事昨臣以次男夭亡頭目眩暈具揭上請乞假數日奉　御批云云欽此臣不勝悲涕不勝感激伏念人臣許國義當忘身至于兒女私情喪亡穢事尤不宜上瀆　君父之清聽但緣臣素多疾病適遭此變父子恩深殊不能堪而家屬南歸無人代治不勝老牛舐犢之情身營敝盖掩狗之事非假數日難以訖此既有陳乞又不敢不以實聞方憂瀆聽之愆惟

以見俞為幸何至上瀝　聖念曲賜慰綸軫憫
惻之至仁視有同于入井揭修短之定數理尤
備于披雲戒臣勿得過傷勉臣仰慰恩眷假臣
調攝趣之佐理而況淋漓翰墨出于親灑彌徵
注念有萬恒常惟此草露纖委糞土棄餘尚煩
聖憐形之詔旨幽夜為陽亦足不朽敢不以義
裁情捐家赴國昔人懷一女仁深死猶不忘結
草今臣沐累世恩厚生敢惜于報桃臣日後報
名廷謝外謹先具奏稱謝以聞五月二十九日上奏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速出匡輔以慰眷
倚之懷吏部知道

辨丁應泰誣疏

奏為循職效忠橫被誣枉懇乞 聖明特賜褫罷處分以明臣誼事臣近以子喪身病蒙恩賜假調理倏接兵部職方司贊畫主事丁應泰一本為貪猾喪師釀亂權奸結黨欺君懇乞 聖明亟正刑賞等事內叅楊鎬李如梅麻貴而及臣張位臣一貫臣竊自思才庸德薄不稱輔弼則久知其當黜矣若應泰之所以罪臣者臣內自循省尚有可言伏惟 皇上少垂察焉臣惟

鎬等在朝鮮行過事有總督監軍之奏報有兵部之題覆臣預聞票擬但秉赤忠下有公論上有國法何敢為之欺掩而引他人之罪為已罪也屬國之存亡邊境之安危皆懸于此臣非喪心病狂豈能負　君父生成之恩不為　朝廷大事計哉詳應泰之所以罪臣者謂臣不宜令其早投揭帖又舉臣所言倭必不敢犯中國等語以為非是臣請一一辨之舊規各衙門下本于通政司即一面投揭于閣部該司上疏閣臣

看揭發票之時始無阻滯循行已久非始今日
自東事之興章疏詞繁或至數千百言而　皇
上尤特加意隨到隨發又每命守票出旨而彼
處賫揭人役往往視為泛常緩不投遞閣臣不
曾經目倉卒票本豈能一閱而盡其始末究其
源委仰當于　聖意而適中夫事幾其比其揭
到則票擬已過而空置之于無用矣故前此票
擬之詞不能無未盡之情兵機關係思得早讀
其揭而參酌商量以免于悔不過申明舊規慎

重兵計耳豈有本已封進揭已到京不過一早晚投遞之間而即有交結欺蔽乎又謂臣既知倭奴不敢犯中國何不奏聞　陛下一紓東顧之憂一畫國家之計乃與邊臣私通言之此尤有詞矣應泰遠在萬里安知臣不曾奏聞臣嘗建議設天津登萊巡撫惟顧京畿門戶鞏固山東近輔無虞安天下人心以安　主人之心實臣區區微忠不足雎黃也若夫本章票擬經承人手數多臣實未嘗漏泄天日在上可表此心

臣每見　皇上憂勞東事夙宵不遑　詔旨惓惓軫念將士欲作其忠勇之氣以收萬全之功時加奉揚不敢隱默此則臣忠　君報國之職分非私交也臣仰恃　君父鴻庥寵光優渥何藉于彼而為私通必欲曲為文致臣身殆無死所矣但臣孤忠無侶愚不保身致令指摘多言慚負天日伏望將臣特賜罷斥處分以清政本則朝廷之刑罰公而裨益軍國大計不小矣臣不任戰兢衰懇之至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上初五日奉

聖旨卿清謹端亮朕所鑒知人言不必深辯卿宜即出輔理不准辭吏部知道

請乾斷疏

奏為聞言負慚席藁待罪懇乞　聖明俯亮心迹亟賜乾斷事臣奉職無狀辜負　皇上任使至意致贊畫主事丁應泰論列已經具疏陳辯伏蒙　聖慈不即揮斥賜之　温綸命臣即出供職臣伏自維念十年講幄三載綸扉空縻廩祿無裨贊襄方自愧悚方自剋責即微人言久欲避路乃令橫被指摘雖于中尚有可詞而生平已甚玷缺在　聖主眷念之過蓋為閣臣存

體而愚臣內省積愆則有日夜惶懼況聞科臣
趙完璧徐觀瀾交責未已臣頃見其疏大約不
出此意除前疏已辯不敢復辯以瀆　天聽外
臣惟閣臣之難不但今日自十餘年來無一人
得免于彈射無一歲不騰夫風波況臣孤根尤
易推折遭時不偶奉職不效夫復何言臣起家
受命之日已致此身為朝廷之身不敢私恡故
朝夕在公常效匪躬之節無一事不為尊主上
安社稷利蒼生固邊徼以圖報稱千萬一若徇

私朋暱實所不敢知慮短淺防患不密罪誠有之而區區一念則皇天后土可表臣心仰惟

聖主上與天通孤臣可恃猶望在此閣臣係是

皇上股肱有罪自當　皇上處分伏乞　聖明

即賜乾斷臣無所恨惟復彔憐狗馬效力逾三十年豈無一節之可贖尚有寸心之可諒賜之骸骨俾得生還則又天地生成之至恩出于微臣望外之萬一者也（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上次日奉）

聖旨卿公忠清謹朕素鑒知雖與楊鎬通書亦是

勸勉盡職原無別意着即出安心佐理勿得再陳

吏部知道

三疏

奏為佐理積愆過蒙矜宥省躬揣分跼蹐難存仰祈　聖明特賜罷斥以重政本事臣近因患病給假閒贊畫主事丁應泰論劾再具疏自陳為聞言負慚席藁待罪懇乞　聖明俯亮心迹亟賜乾斷事奉　聖旨卿公忠清謹朕素鑒知雖與楊鎬通書亦是勸勉盡職原無別意着即出安心佐理勿得再陳吏部知道欽此臣奄奄殘息似夢似痴惛憒之中尚知天日不勝涕泗

交集舉首擊淋以叩謝　君父再造之鴻恩也
伏念臣罪狀已著衆口交攻乃蒙察之于衆惡
之中出之于濵亡之地公忠清謹既假過情之
諭勸勉盡職復諒無他之心雖慈父之護子不
能過矣自今以往臣宜何以報稱惟有晰結但
臣退而自思猶有一語良心難泯不敢隱匿輒
敢上陳于　君父之前臣與張位同在閣中大
小政事臣實參預謀國不效自當伏辜一去一
留難以明法況臣伎倆已竭筋力已窮家難頻

仍疫疾為厲生死旦暮不任驅策方今賢才濟濟悉堪簡任前事既拙當求後工若以具臣充位之故而久稽賢俊之登庸大壞國家之政務則臣罪益深臣之內寧足食乎望將臣與位同罰亟賜罷免閣臣員缺前已奉　旨題請伏乞發自　聖心特簡堪任之臣數員惟復或諭內閣或諭吏部從公推舉與首輔一同辦事庶幾政本得人而安攘之績立奏矣萬曆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上十五日奉

聖旨卿為國重臣清忠端慎朕所鑒知已有旨勉
留何必再辭且國家多事閣臣缺人宜遵旨即出
佐理以慰眷懷不准辭吏部知道

謝恩并告病疏

奏為恭謝天恩懇乞　聖慈俯容寛假調理以圖補報事昨臣具奏為佐理積愆過蒙矜宥省躬揣分跼蹐難存仰祈　聖明特賜罷斥以重政本事奉

聖旨卿為國重臣清忠端慎朕所鑒知已有旨勉留何必再辭且國家多事閣臣缺人宜遵旨即出佐理以慰眷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伏念臣自遭謗以來三蒙　溫旨螻蟻微眇荷天殊

恩所不感遇狗知以圖報效者非人也臣用是忘其危病踴躍奮起願竭餘力以酬知遇之隆但臣染患已非一日前具跡時方抱慙請罪未暇言其狼狽之狀今蒙 聖主推赤心以遇臣敢陳一言以祈矜憐臣自少多病今犬馬齒六十有二矣頭白齒落足軟筋拳加以三年之中連遭室中二喪百苦交催如在焚灼今春祇役科場以夜繼日盡耗心血因患怔忡又夭亡次子悲思哀楚而適逢嘖言憂悸慚悚一時並集

致感疫邪風涎上湧精液下遺膈氣中痞求醫速效倍藥攻治欲速不達勢反增加令頭岑岑不能起日夜呌號輾轉于牀蓐間嗌不能一溢米也臣素揩效忠忘身徇國往雖有病未嘗不勉強進閣風雪寒暑不敢間斷況今國家多事閣臣缺人首輔一身獨力擔任過蒙 天眷豈忍辜負但緣病勢纏綿未得消減強起即仆力不從心玆不得已陳乞于君父之前伏冀 聖慈容臣寬假調理稍可匍匐即當趨閣辦事以

終　皇上任使之深仁也十九日上二十一日奉

聖旨覽奏知卿以積勞多鬱成疾致有此請暫准假調理政本重地痊可即出匡輔以副眷懷吏部知道

告病二疏

奏為　聖恩極隆臣病加劇自料難起恐誤政
幾懇乞早放歸田以安愚分以保餘生事頃者
臣奏為恭謝天恩懇乞　聖慈俯容寬假調理
以圖補報事奉
聖旨覽奏知卿以積勞多鬱成疾致有此請暫准
假調理政本重地痊可即出佐輔以慰眷懷吏
部知道欽此竊念臣以草茅么麿之身際風雲
嘉會之盛儒生至榮臣子奇遇匹夫懷德尚思

報酬臣雖至愚能忘戀闕况臣不能奉職而屢
勤 聖主之保護幾微心迹昭察甚明不能攝
生而屢勤 聖主之愛憐賜寬假期至于一再
聖主未嘗棄臣臣亦何忍自棄顧病勢至此天
實棄臣此臣之所以不能已于哀鳴也臣自三
月以来每日汗流如雨形容憔悴飲食減少其
時但以趨事為急而未暇請假調理日深一日
至于併發既有悲哀憂暢之傷其內復有天行
時症之傷其外即今寬假以来又十餘日矣醫

藥不絕冀望回生為心愈急為效愈遲上膈下懣前遺後悶熱氣不鮮黑痰潮湧始猶夜重日輕今則晝夜號苦矣始猶憑人卧起今則輾轉皆艱矣又且忽復起作忽復顛仆有如狂易不能自持屢經多醫竟無一效皆言病入膏肓非可容易療理若不辭免榮祿豈能苟延性命竊計臣病有增無減度日如年致使　皇上一心獨勞于上首輔在閣亦無無次伏乞　皇上憫念臣不得已之意早賜罷免回籍以歸骸骨特

簡賢才二三員與首輔辦理閣事惟復亟下
聖諭令吏部會官從公推舉則衆賢弼亮幾務
有托臣雖存殁未期而子子孫孫百世頂戴祝
延萬壽無疆之慶歌頌一人有道之長也七月初八
日上本
日奉
聖旨政本之人朕日望卿入閣佐理如何又有此
奏幾務繁重倚任甚切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
即出匡輔以副眷懐至意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謝宣諭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七月初八日臣具疏為　聖
恩極隆臣病加劇自料難起恐誤政幾懇乞早
放歸田以安愚分以保餘生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該鴻臚寺卿張棟等到臣寓
所榻前恭捧宣讀臣聞命在牀不覺感激痛哭
草茅微賤何以當此殊遇也臣謹伏枕望闕叩
頭謝恩訖伏念臣心懷報主智昧養生一病顛
連衆藥不效自非萬分難强安敢屢瀆宸前在

聖恩彌篤眷留在愚臣實深兢惕非為自詛實則自知伏乞　皇上俯念籲天乞命之誠始終賜之造命祈生之路臣不勝感激衰懇之至為此謹具本奏謝以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雖有微疾不妨再調攝數日即入閣辦事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告病三疏

奏為患病危篤調理罔功三懇天恩放歸田里以延殘喘事臣攝身不謹致嬰重疾屢蒙 皇上憫憐寬假調理昨又遣鴻臚寺堂上官到臣寓所宣諭德意令臣痊可早出輔理犬馬賤軀何煩睠顧之殷如此臣不勝感涕隨具本申謝外伏念臣區區報國之心自為小臣已自期許況今遭際豈忍負恩實緣賦命淺薄叨冒過多天忌其盈致此奇疾百般苦楚一時畢集遍訪

諸醫罔知措手臣之病狀有難盡言總之痰火壅塞腹背如焚心志憒眊飲食隔絕每一痛發幾不欲生下體尤病足不履地日夜輾轉于牀席間氣咽聲微不能出口藥餌無效按摩罔功醫人朱法等共稱勞傷過度決非旦夕可愈惟解官就閑庶俛生路臣奉宣諭以來日思強起以畢報效之誠而沉痾若此　皇上不棄臣而天實棄臣臣心亦不自棄而身實自棄心熱徒炎淚盡無益臣素小心每上一疏遲回數日而

萬不自由為此一可望豈敢復瀆呼天呼父母之舉也惟　皇上哀憐早賜放歸田里儻餘一線存活則尺寸之效尚有望焉如其終填溝壑他生必為犬馬以償今生未畢之願也臣無任懇激待命之至奉

聖旨前已遣官宣諭日望卿入閣匡輔如何堅詞求去暫准給假調理痊可即出以副朕倚任眷懷慎勿再有托陳吏部知道

謝賜猪羊酒米等物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臣以抱病乞休本月二十一日伏蒙　聖慈特遣御前牌子蔡廷須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羫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瓜茄一罈臣謹于私寓恭設香案令典籍王益代臣叩頭隨該蔡廷進臣卧内臣力疾就床叩頭謝恩恭領訖伏念臣攝身鮮術病力不前無能為國分憂顧藉屢恩生色臚膓宣諭既銜溫渥之天言中使傳恩更拜駢闐之法膳御廩之玉粒

上尊之金漿牲無毛鬣之多藪有苾芬之備光
輝蓬户充塞覓腸感服隆施唏噓被臆愚忠未
畢豈不望一起以效犬馬之誠丘隴在心亦願
得再生以奉蒸嘗之事所恨病與身仇身與心
左醫爲病勝不能勝病舉事多違觸目生悲即
令天恩滿庭先後再至而臣不能扶掖拜賜豈
其冥頑至此誠亦無可柰何恐無多于延年願
終聽其引去也臣不勝激切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慎加調攝痊可即

出佐理以慰眷懷該部知道

萬壽節賜銀幣附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初九日伏蒙　聖恩以萬壽聖節特賜臣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裡該首輔趙志皐分送到臣私寓臣病不能興謹于牀褥間叩頭祇領伏念臣衰殘朽物荏苒長痾宜即棄捐尚蒙齒及昌辰大賚隨例並頒曠廢日多受之實媿恩慈天渥辭又不能輒爾靦承彌深慚感儻狗馬尚能復起則髮膚揩所必捐緣抱悚惶謹先陳謝臣不勝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八月初九日上

萬壽聖節恭賀揭帖

題臣自給假以来經今七十餘日職守曠廢封章瀆陳有忝請恭實深惶懼詎意洊承寬體屢錫諭頒聖眷彌殷天恩駢渥溢臣涯分無以復加銜感百千有難言述茲者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天開景運神錫新禧歡聲倍暢于往年玉帛咸来于萬國臣備官最近受恩最深身在屏牀心非木石初擬痊可以圖報效既以棲遲茲欲扶掖以伸賀忱又憂顛越如星在霧夙宵懷

拱極之思似水居泥日夜切朝宗之想彷徨戀
主誠無所施輾轉熱中寔難自處惟思望天而
致祝上祈祐聖以長春至期儻不能匍匐謹當
于私寓焚香望闕叩頭敬祝萬萬歲壽緣此悃
誠莫達輙預披陳庶徼鑒宥之慈少逭愆尤之
責伏願茂對天心德日新而不已丕凝寶命福
時萬以無疆長孚流虹遶電之祥永集祝華呼
嵩之慶臣無任欣躍仰戴之至八月十五日上

告病四疏

奏為病勢轉劇病可無期四懇天恩放歸田里以幸餘生事臣患病三月屢蒙　皇上備加憐憫宣諭須賜寬假調理臣不勝感激日望痊可少圖報效詎期心日益急病日益增前月恭遇萬壽聖節海宇臣工奉表來賀臣為近臣受恩最厚分當力疾强起共効嵩呼然學步楫前腰疲膝軟稍見風日頭眩目昏幾至傾跌遂弗克覲闕宮門臣獨何心而能安此臣前具疏申賀

又不敢明言其狀肝膽欲碎而病益沉重矣醫
謂繁火內蒸心脾兩竭寒熱交訌肌肉潛消即
令瘦骨如柴惟有一息未斷臣又不勝悲憤三
十年来受　皇上知遇一旦忽然以骸骨請臣
復何心而能安此臣子稍長者為臣亡妻扶柩
歸里次子五月病故今在寓者僅孩提二子耳
臣病卧中止有一二童僕時見臣精神恍惚語
言顛倒或晝卧瞑目而口中喃囈或夜分驚起
而號泣達旦輙呼臣醒問臣所以似夢非夢若

見臣先父母共處一室時覺傷心盖人之精神魂魄强則嚮於陽衰則嚮於陰疾病則呼父母臣不啻號呼且寤寐見之矣臣顛迷錯亂不避忌諱敢直吐于　皇上之前伏望憐臣苦情哀臣病悖特賜放歸俾臣得見父母墳墓少慰垂死一念萬一獲保殘喘圖報有日若因是而獲正首丘死且不朽臣不勝哀鳴激切悚惕待命之至九月初二日上初三日奉

聖旨覽奏知卿情辭迫切但國家多事宵旰深憂

卿為重臣豈宜屢疏求去有疾着再加調攝稍可即出輔理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告病五疏

奏為病篤待命五懇天慈曲憐早放以免誤國事臣自五月以来屢因患病乞身伏蒙 諭須慰憐日月相續舉家早夜焚香告祈上蒼庶幾再起以圖一效也無柰病根極深醫工歛手前一月中累換症候五內自讐一骨空在身魂相離語言錯亂足不任地日夜涕淚至于兩目亦昏暗不能辨物因不得已于今月初二日具本懇放 聖慈以國家多事令臣再加調攝臣蒙

頭百叩感激增悲國家委為多事九重獨任憂勤臣素發憂國奉公之誓幸際日月風雲之側不一少效寧復稱人是以聞命之頃義憤鼓激顧命實不猶病適轉甚虛憍難久力盡神疲是夕心火暴熾丹疹遍體初痒後疼如嬰湯烙至于九日忽暴注不收頭漲如盤身暈如輪一厥之後半體麻痺氣咽聲嘶去死分寸無所衣控益自傷悲而不敢再瀆于君父之前也則時自解慰以為臣身非臣身乃
皇上之身也既當

不避寒暑晝夜為國宣力臣身非臣身乃造物
之身也又當任其生老病死時至則行但念內
閣非養痾之地三月在告一痊無期國家多事
而望病臣任事宵旰深憂而望病臣分憂如以
跛鼈涉峻崖遠水救近火既不可恃又不能待
若復遷延不過為前閣臣陳于陛之續作飄泊
無依之鬼耳伏想　聖衷既已垂憫令臣又萬
分危急必蒙痛惜輙敢冐戚懇祈允臣觧職還
鄉乘此殘喘未絕歸正丘首臣生當啣環死當

結草九月十三日
上十月十四日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迫切朕非不知體念方今國家多事宵旰靡寧全藉卿等同寅恊恭匡輔國政安輯宇内卿乃屢疏求去殊非盡忠體國之念有疾不妨再加調攝痊可即出賛理以副朕眷懐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謝宣諭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今日首輔趙志皐一本奏
聖旨覽卿奏情詞迫切豈不體念但今國家多
事邊境弗寧朕心日夜焦勞正賴卿老成任事
公謹運籌弼成化理豈可捴然言去宜益展忠
猷以副眷倚至意不允所辭次輔一貫使着鴻
臚寺堂上官宣諭即出佐理閣中缺輔着吏部
便會九卿及科道掌印官公同薦舉數員來用
該部知道欽此鴻臚寺堂上官張棟等恭捧到

臣榻前宣諭臣心恇膽寒汗流浸趾感激無涯
悚懼並集不覺哀痛失聲游魂殘喘何當天眷
勤隆至此也自臣伏枕以来今一百二十日矣
屢蒙賚賜之厚復拜宣諭之殷　温旨慰存至
于五六寬假調理大破常格臣日夜望病患之
少瘉圖犬馬之一效何期久滯膏肓至今未起
皇上不加譴呵而尚壓憫惻盛典再及近今所
稀臣為　皇上臣子不自謹疾以致　君父之
憂不孝不忠孰大于是玆蒙　帝曜之吉臨懸

想災星之遠退苟飲食可以少進步履可以扶
掖豈敢孤負鴻恩自捐丘壑顧　聖心雖甚慈
惻天意未審若何內懷恓惶實難啟處臣無任
涕泣悲楚百稽百叩之至謹具奏恭謝以聞九月三十日上十月初一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方今國事多艱閣臣缺
人已久宜亟加調攝痊可即出佐理毋得再辭以
負朕眷倚之意該部知道

謝再宣諭守催進閣疏

奏為再承宣諭感激異恩披瀝悃誠干瀆天聽事臣病臥中聞首輔趙志臯具疏暫假奉 聖旨卿偶疾宜慎加調攝稍可即出輔政朕聞次輔一貫前恙少愈還着鴻臚寺官傳諭守催進閣佐理所奏會催閣臣候旨行該部知道欽此鴻臚寺官張棟等恭捧到臣傳諭守催臣感恩流涕罔知所措驚魂靡息不能恭迎謹扶掖匍匐床下跪聽 溫綸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已成

半廢之人僅存如線之命　皇上宵旰憂勞急資佐理眷懷舊物不忍輙遺傳諭至再即臣病少減萬分之一矣顧飲食艱難不能數粒兩膝怯軟步履不便臣心日夜苦楚願效犬馬而未能也兹聞首輔病告則又不勝驚駭臣年比首輔差少而一疾尚未即痊以臣之病知首輔之病實出至情但閣務劻勷而僅僅兩臣似不容皆在于告臣又思首輔前疏乞催閣臣伏望聖明特簡以補一時之缺俾臣再假調理稍可

步趨臣何敢愛尺寸之膚負 陛下生成之德

也臣無任感激哀籲之至十月初八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令首輔偶疾調攝閣務

繁重卿宜即出佐理以副眷懷所奏簡用閣臣候

旨行該部知道